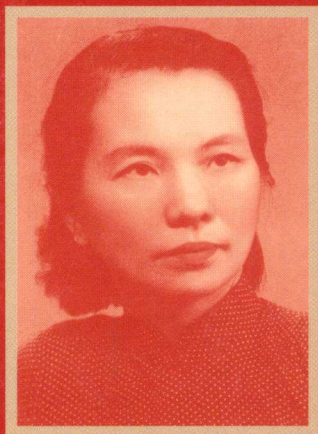


「烈士血染新中华，  
枫叶红于二月花。」

——张爱萍将军为朱枫题词



# 朱枫传

冯亦同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 朱枫传

冯亦同

著

Copyright © 2012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枫传/ 冯亦同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2.5

ISBN 978-7-108-04058-9

I. ①海… II. ①冯… III. ①朱枫(1905~1950) —

传记 IV. ①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5208号

责任编辑 卫 纯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5月北京第1版

2012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 19.5

字 数 200千字

印 数 0,001—6,000册

定 价 33.00元

# 目 录

## 引 子 001

### 第一章 憩园翠竹 007

不平静的小湖 007

梓荫山下 012

“五卅”学潮中 021

师从沙孟海 028

远嫁沈阳 037

孤雁难飞 043

大时代的召唤 048

### 第二章 八千里路云和月 060

“新知”在武汉 060

流亡路上 067

李友邦与“台少团” 075

中村书店 084

三克拉钻戒 092

“周爱梅”探监 100

播种桂林 107

“护法韦驮” 117

雾重庆的星光 124

### 第三章 沪上春秋 131

“被汽车撞伤的” 131

景华新村 22 号 137

风云际会 146

舐犊情深 156

### 第四章 枫红香江 166

特殊的战场 166

家书抵万金 173

接受任务 183

出发 191

### 第五章 巾幗岂无翻海鲸 200

外婆来到阿菊家 200

在吴石将军府上 206

“老郑”被捕 214

飞离虎穴又入狼窝 223

生死之间 231

就义马场町 244

## 第六章 共和国没有忘记 251

哀思绵绵 251

共和国没有忘记 257

跨越海峡的追寻（一） 266

跨越海峡的追寻（二） 272

## 第七章 回家 278

一波三折 278

柳暗花明 282

破冰之旅 286

英灵含笑七月天 290

## 新书后记 296

## 附录 300

一、朱枫烈士年表 300

二、本书写作主要参考书（篇）目 305

# 引 子

渐行渐远的历史，有时会因为某种机缘的作用，将它曾被人长期遗忘或故意掩盖的真实细节，如惊鸿一瞥“显影”于岁月的深潭——给同样偶然路过的后来者，以眼球的撞击和心灵的震颤，继而掀起情感、思索与行动的波澜……

对我来说，阅读 2000 年 12 月山东画报社出版的《老照片》丛书第十六辑上署名秦风的文章《战争后的战争》，就是这样的“机缘”。因为，那篇文章是我见到的第一份来自海峡彼岸有关 1950 年代中共地下党人被国民党当局残酷镇压的文图资讯，尽管它报道的是五十年前发生在宝岛的政治事件，事件中的主角多已不在人间，但作为关心这段历史、渴望了解事件经过和人物命运的一名文学工作者，我还是为它所披露的事实所深深吸引和感动了。

1950 年 6 月 10 日午后 4 时，在台北马场町刑场上响起的枪声中，倒下了四名政治犯的身躯。他们是同一案件中的四名受难者：原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原国民党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原国民党东南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聂曦；四人中唯一的女性叫朱谌之，中共华东局派往台湾同吴石和中共台湾省工委联络的情报人员。秦风先生的文章在叙述 50 年代国民党政府为巩固其在台湾

的统治而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异己分子、施行“白色恐怖血腥镇压”的诸多史实中，特别交代了这桩当年曾轰动一时的“吴石、朱谌之中共间谍案”的来龙去脉，还引用了“原来在国防部保密局负责抓人的谷正文少将”于20世纪90年代向社会公开的“绝密资料”——《国防部历年侦破匪叛乱案汇编》。主办“吴石案”的保密局在“对本案之综合检讨”项下，有这样一段关于中共女特派员朱谌之的议论：

朱匪于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对应付事变，早作准备；匪干（指朱谌之）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

以捕杀共产党人为己任的国民党保密局，在完成了杀人任务之后，竟对他们视为死敌的对手“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表示钦佩，而且将此种“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写进了“内部工作总结”，用以指导今后的“斗争”和对部属的“训导”，可见这位临危不惧、慷慨就义的女共产党人在生死关头的英勇表现，让杀害她的刽子手们也不得不为之叹服。

《老照片》在发表秦风文章的同时，还刊登了两幅与上述案件有关的历史图片，其中之一是“1950年6月10日，聂曦被押下刑车”的特写镜头，另一幅是同一时间“吴石案”中四位“主犯”吴石、朱谌之、陈宝仓、聂曦在法庭栏杆前和军警包围下，聆听死刑判决时摄下的。这后一幅照片，特别引起我的注意，因为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目击”了早已消逝的历史画面，第一次看到了身陷囹圄的朱谌之烈士留在人世间的最后形影——

这是一位端庄、颀长、纤柔的江南女子，穿一件碎花旗袍，外罩深色毛衣，眉目清秀的面庞上，刚刚梳理过的短发有几缕散落在耳际。

此时此刻的她，已然经历了深入虎穴、刺探军情的极度艰险，也挨过了落入虎口以死相拼的巨大危难；在保密局“黑狱”（借李敖著《白色恐怖述奇》之《蒋介石黑狱亲历记》中的用语）关押审讯的四个月中，更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种种考验，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正面临着不共戴天的敌人的最后判决。

但见她：两拳相握，迎面挺身，紧靠在四周漆黑、阴森可怖的国民党军事法庭的围栏前，神情自若，态度从容，目光镇定地注视着前方，与身后站满了头戴钢盔、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军警队列形成了鲜明又极不和谐的对照……

恐怕当年拍照片的人也不会想到，他摄下的这个瞬间，如此真切地吻合了“保密局综合检讨”中的那段耐人寻味的文字，为这位临刑前的女共产党员“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做了一份形象化的佐证。

我知道朱枫烈士的名字，是在1990年代中期，我从南京出版的《世纪风采》杂志上读到她的感人事迹。这位出生于浙江镇海一个富



1950年6月10日，朱枫（前左二）、陈宝仓（前左一）、吴石（低头执笔者）、聂曦（右三）在国民党的军事法庭上

商家庭、毕业于20年代名校宁波女师的知识女性和寡居少妇，是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走上革命道路的。以“入股”新知书店、援助李友邦创建台湾抗日义勇队少年团为起点，爱国热情的迸发、对自由和理想的追求以及在艰苦环境中的锻炼，使她逐步成长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经济和秘密工作战线上的忠诚战士与优秀党员。1949年11月27日，朱枫奉命自香港赴台从事情报联络工作，1950年2月18日，在出色地完成任务之后，离台返回大陆途中不幸被捕，最后喋血台北刑场。她牺牲的时候，还不到四十五周岁，短促而又烙满时代印痕的一生行状，至今鲜为人知，因为秘密工作的需要和海峡两岸的长期阻隔，有关她的一切始终“尘封”在岁月的档案里，只有零散的片段浮现在知情者的记忆和亲友们的思念中……

不久，我有幸结识了烈士之子朱明，后来又认识了烈士的女儿朱晓枫，原来他们都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从他们那里，我不仅得到了许多有关朱枫烈士生平的宝贵资料和重要线索，更强烈地感受到了烈士遗属纪念、追思先人的深挚情怀，和期盼能有一部传记作品真实记录烈士事迹的愿望。然而身为写作人的我，迟迟没有能接受这份沉甸甸的嘱托，光阴飞逝中不少熟悉朱枫、同她共过事的故交和亲友又在悄悄地离去。因此当新千年伊始，《老照片》上独家发表的秦风文章和据称是原国民党相关部门的存档照片映入我眼帘时，蛰伏在我脑海深处的写作冲动，被来自海峡对岸的这一线“鸿影”牵引着、牵引着，按捺不住地喷发出来……

——不能让时光之流带走这位名叫朱枫的巾帼英雄的云水襟怀与松柏品格，不能让她走过的那条曲折艰辛、追求进步和光明，又充满了真情与挚爱的人生之路，永远地沉默和湮晦在“忘川”之中！

——她是怎样从一个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和深闺少妇，“毁家纾难”，投身于时代的烽火的？又是怎样在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之秋，

接受中国共产党人的教育与引导，成长为一名忠心赤胆、百折不挠的革命战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祖国统一大业，义无反顾地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何谓“真实的爱”？何谓“伟大的感情”？1949年10月25日，身在香港、长期同家人天各一方、切盼北上骨肉团聚的朱枫，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以后，决定接受党组织交代的重要任务，准备离港赴台，在寄赠给爱人朱晓光的一张照片背面，题词留念，临别抒怀：

她已深深体验着：

“真实的爱”与

“伟大的感情”，

从此，

将永远快乐而健康！

给

梅 留念

一九四九.十.廿五

同样是一张五十多年前的老照片，一直由她称为“梅郎”的爱人朱晓



她已深深体验着：  
“真实的爱”与  
“伟大的感情”，  
从此，  
将永远快乐而  
健康！  
给  
梅 留念！  
一九四九.十.廿五

1949年11月朱枫离港赴台前所摄照片和题赠爱人朱晓光的诗句

光所珍藏。照片上的朱枫身穿浅色短袖旗袍，面颊丰腴，眼含笑意，安详地坐在一张铺着方格台布的茶几旁——留影的这一瞬，距离她被捕牺牲、血染台北刑场的日子，只有七八个月时间，影中人写在照片背面上的那几行娟秀又挺劲的钢笔字迹，却成了生离死别的最后遗言、天人相隔的伤心见证！

我没能见到烈士遗物的收藏者、已故离休干部朱晓光老人，却在他位于北京朝阳门附近的故居客厅里，从其后代手中接过了夹在旧相册里的这张老照片。照片背面那一行行饱含着珍贵信息和深刻内涵的情感表白，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时光淘洗和人间的沧桑巨变，依然醒目清晰，甚至更加鲜明、生动了！真像是从遥远年代里跋山涉水而来、摘取自南国风雨中的一枚永不褪色的红叶，在它那如火、如血、如花、如诗的缕缕叶脉间，依然镌刻着峥嵘岁月里的人生故事，交织着烽火征途上的牵挂和思念，诉说着风云儿女的艰辛与悲欢，直到映照着的伊人捧着一颗丹心含笑远去，投入海天怀抱，将满腔忠贞的热血倾注进了时空的汪洋和喷薄的晨曦……

她的毕生追求，她的超越了庸常儿女情态的公而忘私和舍生取义，都可以视作是她对自己临危受命时这段肺腑之言的诠释与注解——她留在人世间的，不就是一份以平凡的岁月和非凡的勇气，升华与印证这种“真实的爱”和“伟大的感情”的红色答卷？她以鲜血和生命写下的，不就是一位深明大义不让须眉的东方女性，在大时代的熔炉里赴汤蹈火、百炼成钢的人间传奇？！

追寻她的足迹，记录她的生平，传扬她的精神，是一项困难而有意义的工作。随着能够回忆和谈论烈士事迹的知情者越来越少，这项工作更迫在眉睫了。

于是，经过了许许多多的曲折和努力，便有了这部打开在读者面前的以朱枫为主人公的长篇传记。

# 第一章 憩园翠竹

## 不平静的月湖

“逸仙！陈逸仙！你躲在这里用功啊……人家到处找你！”

坐在师竹楼前一棵沙朴树下读书的女孩子，听到有人叫自己，连忙合上手中的《饮冰室文集》，抬起头。

女孩十七八岁，一张可爱的瓜子脸，鼻梁上架一副上世纪 20 年代很流行的细边圆框眼镜，薄薄的镜片挡不住她那双大眼睛里流露出来的纯真和热情，望着匆匆跑来的同伴，有些惊讶地问道：

“朱贻荫！找我有事吗？”

名叫朱贻荫的女生，个子高高，人很清瘦。一向文静的她，此刻却显得有点慌张，气喘吁吁地走到读书女孩的身旁，一把夺过那本梁启超先生的名著，一面提高了嗓门：

“事可大呢，北佬兵要打到宁波来，学堂决定提前放假，我侬念不成书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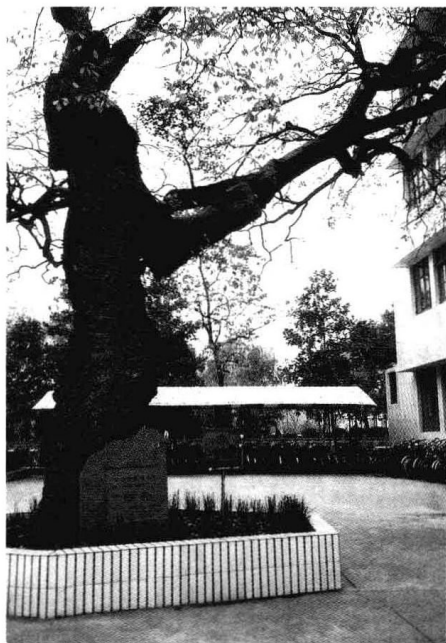
.....

这是民国十三年（1924 年）初夏的一个午后。太阳热辣辣地照在位于宁波城西南的月湖竹洲上，波光粼粼，水汽蒸腾，从湖面吹来的

风毫无凉意，慵懒地拨弄着露出墙头的丛丛竹梢。逶迤的院墙内，便是浙东名校——人称“竹洲女师”的宁波女子师范学堂。正当午休时分，若在平时，校园内除了树上的鸟鸣与蝉噪，难得有一丝响动，此刻却人声吵嚷，全然失去了往常的宁静。

师竹楼的台阶上，图书馆的走廊边，从后操场到校门口，聚满了各个年级的学生。剪着清一色女学生头的半大不小的姑娘们，指指点点、唧唧喳喳地议论着；黑裙子和蓝布衫的情影，层层叠叠，将校门口的布告栏围得水泄不通。

原来，这些天，关于“江浙战争即将爆发”，“齐燮元要联合孙传芳，攻打卢永祥”，“北佬兵”如何不守军纪、奸淫妇女、掳掠财物的各种传言，已经闹得宁波城里人心惶惶，沪、宁、杭各地的报纸上火药味也越来越浓……所有这些本应与“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莘莘学子无关，只是在悄悄传播的坏消息，都因为眼前的一



历尽沧桑的沙朴树，至今还在竹洲上的校园内（今为宁波二中）



学生时代的朱贻萌（朱枫原名）

则公告得到了“证实”，让这个四面环水的“女儿国”掀起了轩然大波——素以“治校谨严”闻名宁波学界的女师校长施竹晨迫于时局动荡、社会与家长的压力，作出了“为保护全体女生的安全、免受兵祸滋扰，本学堂提前放假，明日起全体同学离校”的决定。

署有施校长大名的学堂公告，便张贴在校门口的布告栏里。

“贻荫姐，你说，这些害人的军阀，为什么总是打来打去，老百姓哪一天才能过上安稳日子呢？”

一向关心时事的陈逸仙，同比她大两岁的朱贻荫一起从看布告的人群里挤出来，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边走边问身旁的好友。

“我哪里知道啊，”了解陈逸仙喜好读书看报的朱贻荫，将那本《饮冰室文集》交还到她的手里，好像那就是“答案”似的，“你问问梁启超这位维新派大儒吧！”

陈逸仙接过书本，眼镜后面闪动的目光却游移起来，仿佛自言自语，又像在回答朱贻荫刚才说的话：

“我爱读梁先生的文章，喜欢他的爱国热忱、救世情怀和汪洋恣肆的文笔，但最近越来越感到，他那套温和的改良药方解决不了眼下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病得太重了！”

朱贻荫望着这位年龄比自己小，思考社会政治问题却比自己要深得多的同班同学，不知说什么才好，脑子里却由“陈逸仙”这三个字，想到了另外一个响当当的名字——推翻了满清皇帝、建立了中华民国的孙中山，不也叫“孙逸仙”吗？一个平时从未想过的怪念头，几乎同时闪过她的脑际：

“好个‘陈逸仙’！你可是个天生的革命党啊——”

不过，朱贻荫没有把这话说出口，也许这位从小县城里走出来的、没有见过多少世面的富家女，觉得开这样的玩笑有失温柔贤淑的体统吧。

其实，对陈逸仙来说，这句话根本谈不上什么“冒犯”。

宁波城里长大的陈逸仙，出生在一个日趋破落的封建大家庭里。她的父亲陈宝善是个不第秀才，二十三岁那年就得病亡故，留下孀妻和一对孪生女。原本就不宽裕的家境，此时变得更加窘迫了。

所幸陈逸仙的母亲，是一个知书识礼、非常重视子女教育又富有反叛精神的旧时代女性。她原名袁玉英，也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父亲中过举，后来经商发了财，却是个极为专横的封建家长，为娶妾生儿子，竟逼得发妻上吊自杀。因此袁玉英自小就痛恨这个狠毒的父亲，一直在祖父身边攻读诗书，自十七岁嫁到陈家以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娘家，将自己的名字也改了，从夫姓，单名一个“馥”字。

年轻守寡的陈馥，含辛茹苦地拉扯着膝下的双胞胎女儿。陈逸仙打从记事起，母亲就常在油灯下一边做针线活儿，一边给她和姐姐讲义和团、红灯照的故事，讲八国联军打到中国来，火烧圆明园的穷凶极恶，讲康梁变法，谭嗣同血染菜市口的大义凛然……听得小姐妹们瞪圆了大眼睛，小拳头攥得紧紧的。尤其是讲到小姐妹俩出生那年（1907年）牺牲在绍兴古轩亭口的“鉴湖女侠”秋瑾的故事，小逸仙会听得特别专注入神。在她还没有学会辨认几个方块字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位排满反帝的女革命家的名字，也熟悉书报图画上见到的那个身着汉装、腰佩短剑的飒爽英姿的女侠了。秋瑾殉难时所吟诵的那句“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绝命诗，也同唐诗宋词里许多脍炙人口的名句一样，成了填充她幼小心灵的精神食粮，激发和培养着她积极进取的个性和“匡时救世”的爱国热情。

天黑以后，群情纷扰的竹洲校园，才渐渐平静下来。

回到三年级住校生的寝室内，陈逸仙和朱贻荫各自坐在床铺前整理东西，准备明日离校。想到同窗好友就要分手，未来的日子还不知



学生时代的陈逸仙（即陈修良）

道会发生什么难以预料的事，两人心里都有些惴惴不安。

朱贻荫想得更实际些。她的家在宁波东北六十里外的镇海，镇海是个小县城，又偏于海天一隅，比起宁波府城这样的繁华都会来，自然离“兵刀水火”的威胁要远一些，相对安全。听说城里的许多人家害怕万一打起仗来，女孩子被“北佬兵”糟蹋，纷纷到乡下去避难了，家在宁波的陈逸仙该到哪里去“跑反”呢？善良敦厚、乐于助人的朱贻荫想到自家在镇海也算得上是个大宅门，房屋多，环境也不错，自己又深得父亲宠爱，将同窗好友带回来小住，恐怕家里人也会欢迎的吧？想到这里，她诚心诚意地向陈逸仙发出了邀请。

陈逸仙呢，她还沉浸在对“女师放假”和“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因果思索里。自从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建立中华民国以来，十几个年头过去了，“民国”、“民国”，何曾有过真正的“民众之国”！连民国缔造者中山先生本人也被“窃国大盗”袁世凯逼得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袁世凯的皇帝梦是破灭了，但大大小小的“袁世凯”还在，他们四方割据，争斗不休，走马灯似的变换着帅旗，不变的只有搜刮